

# 伯林斯基論教育

H. 波茲南斯基著 陳斯庸譯

中央人民政府  
政務院  
文化教育委員會印行

文教參考資料叢刊

# 伯林斯基論教育

波茲南斯基 著  
陳 崑 鷹 譯

中央人民政府  
政 務 院 文化 教育 委員會 印行

---

文教參考資料叢刊

# 伯林斯基論教育

著者 H·波茲南斯基  
譯者 陳斯  
主編者 文教參考資料編輯委員會  
印行者 中央人民政府  
教育部 文化教育委員會  
總經理 三聯、中華、商務、開明、聯合書局總經銷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  
定價 七 三 〇 〇 元  
出版日期 一九五二年六月初版  
印刷者 新華印刷廠北京第二廠

---

(1-4,650)

爲了更好地配合文教建設和進一步滿足各地文教工作同志們的需要，我們決定革新「文教參考資料」叢刊的內容。我們希望以後能够做到每本叢刊有一個重心，問題的探討更有系統，更加深入，這樣對於文教工作的幫助可能更大一點。

在內容上，除繼續介紹國內外、特別是蘇聯和新民主主義兄弟國家文教建設的工作方法和先進經驗之外，我們還要着重介紹文教方面的理論研究成果；在篇幅上，並不限定每本多少字數，一切視問題性質、內容需要、材料選擇的具體情形決定，大體上從五萬到十萬字的份量，都可以編成一本。總之、力求編得結實些，避免拼湊。

學習蘇聯和參考兄弟國家文教建設的先進理論和經驗，作爲新中國文教建設的借鏡，是很重要的事情；同時，交流全國各地文教工作的經驗，以便相互觀摩、吸收與推廣，並藉以逐漸蓄積經驗，將經驗提升爲理論，也是當前迫切需要的。這套叢刊的繼續編印，就是想在這方面多做一些協助性質的工作。但我們人手有限，能力有限，能否做得好，除開自己加倍努力之外，更有待於全國文教工作同志和廣大讀者們的支持和督促，對本叢刊多多提供改進意見。

文教參考資料叢刊編輯委員會

一九五一年三月八日

## 作者序

從俄羅斯偉大批評家、革命民主主義者維薩里昂·格利果里葉維奇·伯林斯基逝世那天起，到一九四八年六月七日，已屆滿一百週年了。蘇聯部長會議曾經通過紀念這個日子與採取紀念伯林斯基之若干措施的决定。全國各地都隆重地紀念了這個在俄羅斯文化發展上極有意義的日子。伯林斯基的名字在蘇聯教師的心目中感到特別親切和珍貴。他是俄羅斯十九世紀革命民主主義的最先進與收穫最豐富的教育流派底真正奠基者。他的卓越的同时代人赫爾岑<sup>①</sup>也屬於這一派。稍晚，革命民主主義的教育學又爲車爾尼雪夫斯基<sup>②</sup>和杜勃洛留波夫<sup>③</sup>光輝地予以發展了。

革命前的教育刊物照例用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精神來說明伯林斯基的教育遺產。只有在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之後，偉大革命民主主義者、唯物論思想家之教育主張底真正內容才開始展示在蘇聯教師的面前。蘇聯研究者在這方面所做過的工作，還遠不能算做很完善。直到現在，我們一共還只有幾篇發表出來的短文是研究伯林斯基在教育方面的遺產的，這幾篇

短論遠不足以介紹伯林斯基的教育觀點。

本書作者的目的，就是要在可能的範圍內給上述空白予以補充。本書的任務主要是：盡可能更完整、更多方面地來闡明伯林斯基教育遺產；探研伯林斯基由唯心論和啓蒙主義的立場轉向革命民主主義和唯物論，對他在教育方面的世界觀有過怎樣的影響；陳示伯林斯基在俄羅斯有獨創性、有特色的教育學發展史中佔有怎樣卓絕的地位，而同時又不粉飾偉大批評家之教育主張底缺點。

本書頭兩章簡短地講述伯林斯基的生平與教育活動、他的社會—政治觀與哲學觀。以後的幾章講述伯林斯基的教育思想底特點。在這幾章中，闡述他的教育體系的基礎，詳細考察他關於德育、智育與美育的學說。專闢兩章分述伯林斯基對兒童讀物與婦女教育兩個問題的見解。最後一章談談伯林斯基對俄羅斯學校及俄羅斯教育思想底發展起過一些什麼樣的影響。在這一章中，特別注意揭露那些自由主義派教育家們對伯林斯基教育學說的捏造行爲，因爲他們曾拼命把偉大革命民主主義唯物論者——裝扮成——平平庸庸的自由主義唯心論者。本書擬供廣大讀者——教育家、蘇聯教師、師範大學學生、師範學校學生研讀之用。

①赫爾岑 (A. M. Герцен 1812—1870) ——俄國著名政論家，革命民主主義者，一生中受到無數次的流放。曾在英倫出版「響聲」報，號召俄國人民與沙皇政權作革命鬥爭。他的哲學思想已接近了辯證唯物

論。

——譯者

② 車爾尼雪夫斯基 (H. P. Чернышевский 1829—1889) 俄國著名文藝批評家和社會主義的思想家。其代表作有「藝術與現實之美學關係」及長篇小說「怎麼辦？」

③ 杜勃洛留波夫 (H. A. Добролюбов 1836—1861) 俄國天才的青年批評家和政論家，徹底的民主主義者，恩格斯稱之為「社會主義的萊辛」，馬克思則把他與十八世紀最偉大的法國唯物論者兼作家狄特羅相比。他的代表作有：「什麼是奧勃洛摩夫主義？」，「黑暗王國」，「黑暗王國的一線光明」等。

——譯者

# 目次

作者序	(一)
伯林斯基生平	(一)
伯林斯基的社會—政治觀與哲學觀	(二)
對農奴社會教育的批評	(三)
教育的一般基礎	(五)
德育	(八)
智育	(一四)
美育	(二六)
兒童讀物	(二七)
婦女教育	(二九)
伯林斯基對俄羅斯學校及俄羅斯教育思想向前發展過程的影響	(三三)
譯後記	(一〇〇)



## 伯林斯基生平

俄羅斯偉大批評家、俄羅斯教育思想革命民主主義思想家與奠基者維薩里昂·格利果里葉維奇·伯林斯基於一八一一年生於斯維阿堡。他的父親是一個艦隊醫生。當他滿五歲時，父親帶着家人遷居到平茲省琴巴爾城，在那裏充當縣醫。伯林斯基的童年和少年時代就是在琴巴爾城，後來又在他唸中學的平茲城度過的。在童年和少年時代，伯林斯基很少見到令人快活的事情。俄羅斯農奴制度最後幾十年的醜惡現實，從伯林斯基童年時代起，便殘酷地折磨着他。童年時代的處境，確曾在他的性格上留下了深深的痕跡，也使我們有可能更清楚地了解他的某些教育主張。伯林斯基的父親格利果里·尼基福洛維奇大概是個不怎麼平常的人，從他的教養與智慧上看，倒是一個高於縣城裏的一般官吏之上的人物。可是他嗜酒如命，他與那些沒有文化教養的小縣城的人物在公事與私事上的往來，在伯林斯基的童年時代投下了陰鬱的暗影。

伯林斯基童年時代所能觀察到的，不單有官場生活的黑暗，而且還有農奴制度的陰森可

伯。這些早期從農奴社會生活中得到的印象，無疑是伯林斯基寫成第一部文學巨著「德米特里·卡里寧」的原因，這部著作是對農奴制度的強烈抗議，是對那些「噬盡自己親人的骨肉，像喝水一樣喝盡他們的鮮血與眼淚的毒蛇、鱷魚、猛虎」的強烈抗議。伯林斯基在把他這本悲劇寄給他的父親時寫道：「您將看到您十分熟悉的許多面孔」。

沉痛的、不健康的關係也存在於伯林斯基的家庭中——父親與母親之間，父母與子女之間。伯林斯基的母親是個頭腦簡單、喋喋不休、渾身沾滿了小市民觀貌「高貴」的氣息的女人，她認為母親的義務不過是多給一些有味道的食物把孩子餵飽就完事啦。她同她的丈夫時常吵得天翻地覆。她經常把孩子交給保姆照料，自己却不大十分關心他。孩子從父親那裏也得不到慈祥的温情。一八四〇年，伯林斯基在給他的朋友波特金①的一封信中回憶到自己沉痛的童年生活時說：「父親見不得我，他罵我、侮辱我、挑剔我，無情地粗野地毆打我——願他永垂不朽吧。我在家庭中簡直是個路人」。

伯林斯基一再滿懷熱情地說到父母義務的神聖性、合理的母愛底真髓與意義、對兒童人格的尊重、兒童痛恨其暴虐的父母的「自然」權利；從上面滿腔悲憤的自白看來，這種熱情是很容易了解的。偉大批評家無情地譴責了農奴社會中家庭教育底野蠻風習。

伯林斯基從學校得來的印象也是令他不開心的。他在九歲那年進了琴巴爾縣立學校。學校

充滿了死讀書，不務實際和體罰的氣氛。教師中有的是酒鬼。據伯林斯基的親戚兼同學И·И·伊凡諾夫的證明，俄文教員魯巴什夫斯基就是一個「最熱中於懲罰和鞭打的角色」。爲了一己的痛快，他甚至會鞭打那些無辜的勤勉好學的孩子，藉口却是「不打不成器」。伯林斯基對這種野蠻行爲，憤慨到使他的父親也不得不向督學極力控告魯巴什夫斯基，雖然伯林斯基本人也許並沒有親身遭遇這位教員的毒手。後來當他已經做了文學家，他曾熱情地在報刊上著文反對把體罰當做一種教育方法。

伯林斯基上學不久就顯示出他對於做功課的才能與興趣是出人頭地的。使他最着迷的不是學校課業，而主要是自己閱讀的詩作。他貪婪地誦讀和抄寫卡拉姆金、德米特里也夫、蘇瑪洛柯夫、傑爾若文、赫拉斯柯夫、彼特洛夫、斯坦克維奇、波格達諾維奇等人<sup>②</sup>的詩作，自己也寫一些歌謠，極力模仿茹可夫斯基<sup>③</sup>。

一八二五年，伯林斯基在縣立學校畢業後就進了平茲省立中學。關於這個學校的情形，也很少有什麼快活的回憶留在他的記憶裏，雖然他對該校的歷史教員保保夫懷着好感。伯林斯基最感興趣的一門課程——語文學是由一位典型的不務實際的教員講授的。名小說家拉熱奇尼柯夫<sup>④</sup>回憶這位教員時說：「他牢牢地熟記了種種色色的美辭，俄文的典拉丁文的；他甚至打算根據列熱依編的耶蘇會<sup>⑤</sup>指南書來講授其中的美辭學。他用一些講求辭藻和譬義的

複雜練習來填滿學生的腦袋，彷彿教學生用文字變各種戲法似的。當然他也用那個時候所知道的辦法，在大家都熟悉的問題『誰？』、『什麼？』等等上教大家『發明發明』（『伯林斯基教育文集』彼得堡一九一二年版第五——六頁）。從這裏可以充分地了解，在這樣的教育環境之下，正如他過去的教師保保夫所指出的那樣，伯林斯基在中學裏，『與其說是從上課中學得東西，還不如說是從書籍與交談中學到東西的』。修辭學的教學所表現的最鮮明的不務實際與腐儒氣，後來也遭到了伯林斯基無情的譴責。

伯林斯基讀了許多書，做了筆記和摘錄。哥德、司各脫、拜倫、普希金的作品最爲他所喜愛。他貪婪地讀雜誌，被浪漫主義吸引住了。

少年時代的物質生活條件是非常惡劣的，他在後來會這樣寫道：『在我唸中學時，我過着非常困苦的生活，我輾轉流徙在那些極爲窳陋的住所裏，廁身在那些被輕視的人物中』。可是伯林斯基凡事都要追根究底的頭腦却頑強地思考着，所以早在中學時代同學們便把他稱做『哲學家』了。由於對中學教育的深深不滿，他想在中學畢業以前升入大學。他不去上課，開始在家裏準備參加大學入學的考試。因爲他的曠課，終於一八二九年被學校開除了。不過，學校當局很看重他的才能與見識，聘任他在一八二九年一月至六月六個月內講授他所讀的那個中學一年級的俄文課；因爲那時原任教員離職他去，而新任俄文教員又尙未聘到。

當時曾在平茲中學一年級唸過書的Φ·布斯拉也夫，回憶伯林斯基從事教育活動的這個初次經歷說：「他給我們做許多默寫的練習，一定要我們背詩，背過的那些詩中，至今我還記得哦，孩子們，孩子們，你們的歲月該多麼危險啊！」以及「啊，你，該多麼廣袤無垠！」（П·謝列涅茨基：『平茲第一中學校史』一八八九年平茲版第四七頁）。

五年後，已經開始從事文學批評的伯林斯基，在『公論』<sup>⑥</sup>雜誌上表示了自己對初等教育的極大興趣，並且說他打算在『望遠鏡』<sup>⑦</sup>雜誌上詳細撰寫他對這個問題的看法。顯然，儘管只有一個短時間的教育活動，但還是在伯林斯基的心靈中留下了一道深深的痕跡。

一八二九年，伯林斯基就讀於莫斯科大學語言文學系。像給學生影響最大的博果金、納德日金、巴甫洛夫<sup>⑧</sup>等最卓越的教授們這時都在這個大學裏任教。各方面修養都很好的最出色的教師納德日金教授尤孚衆望。伯林斯基早在做學生的時候，就已爲納德日金在雜誌上發表的文章所吸引住了。

但是大學教育的一般情形竟精到這樣的地步：在教授講授之外的學生文學小組中進行的青年教育工作，使伯林斯基感到有興趣得多。伯林斯基懷着他那天生的熱情立刻便參加了這種小組生活。小組（伯林斯基成了它的核心）組員們討論他們在雜誌上讀過的文章，談論教授的講義，誦讀自己的作品與譯稿。博覽羣書並且自己也開始在寫作的伯林斯基在爭論中

非常熱烈地堅持自己的觀點。指出這一點來是有意義的：伯林斯基的第一篇教育論文「談教育」就是在大學唸一年級時寫的。這個事實證明，伯林斯基早在他在平茲省中的短期任教時期中就對教育發生了興趣，到讀大學時並未消失。伯林斯基對教育的興趣在其馳名的悲劇「德米特里·卡里寧」中也表現出了一些。伯林斯基這部旨在反對農奴制度的著作，成了他一八三二年被莫斯科大學開除學籍的理由。從這時起，他便全力從事文學活動，積極參加納德日金教授主編的「望遠鏡」與「公論」雜誌的工作。

可是給雜誌寫文章並不能保障伯林斯基的物質生活，於是他便四處尋找教師工作。其中有一次，他試圖在別洛露西亞學校區找到一個教師位置，但卻沒有成功。伯林斯基踏上了做私人教師的道路。

靠着不定期賺來的一點薪資度着非常貧困的生活，但伯林斯基仍然頑強地充實着自己。這個時期他在精神上的興趣是與斯坦克維奇的文學小組底活動聯系得最密切的。它成了伯林斯基的自修大學。這裏有一些受過完好教育的人士，他們以一種生氣勃勃的興趣注視文學、哲學、歷史學諸領域中出現的一切新東西，他們不光是讀俄羅斯的，而且也讀外國的書籍雜誌。十二月黨人<sup>①</sup>、普希金、察阿達也夫<sup>②</sup>等人的進步思想與愛好自由的傾向，在小組組員中得到了響應。伯林斯基在與這些人物的交談和熱烈的辯論中獲得了許多知識，學到了不少

東西。小組在使伯林斯基認識西方先進思想方面起過很大的作用。

一八三四年『公論』雜誌發表了伯林斯基著名的論文『文學的願望』，這篇文章立刻使他獲得了顯赫的文名。作爲一個文學批評家的伯林斯基底往後的生活道路，終於由這篇文章所決定了。而且，指出下面一點也是很有意思的：在這篇文章中，也正如在他以後所寫的許多文學批評論文中一樣，非常清楚地流露出伯林斯基對啓蒙與教育問題的興趣。

伯林斯基在納德日金主編的雜誌上所從事的一帆風順的文學批評活動，不久便中止了。『望遠鏡』雜誌在一八三六年秋因發表察阿達也夫的『哲學書簡』而被查封。伯林斯基在一八三八年春季之前，也就不得不停止給雜誌寫文章的工作了。這個時期他着手編撰了一本俄文文法教科書。這一抉擇再次證明伯林斯基對教育問題毫未減退的興趣。伯林斯基是以教授俄文來開始他的教育活動的。當他從事文學活動的最初幾年，他翻譯了西里維斯脫·載薩西的法文文法，寫了論卡萊多維奇文法的長篇書評。學校裏的國文教學使伯林斯基感到非常不滿，他所以要編一部文法書，就是因爲他要供給教師以改善國文教學的方法；他認爲國文是教學上最重要的東西。

文法課本的出版，使伯林斯基的物質生活陷於非常困窘的境地。伯林斯基相信這本書是有用的，一八三七年他自己掏錢出版了它。這本文法書，從科學的觀點上來看，贏得了報刊

一連串的好評，但官方却不承認它是一本教科書。因此，出版這本書所化的錢無從取償。負債累累的伯林斯基乃於一八三八年應測量學院之聘，擔任俄文講師。文法書底著述者、馳名的文學家伯林斯基在這裏並沒有被官廳批准擔任這個席位，因為他沒有當教員的證明文件，所以只許他做履備性質的教課工作而已。

伯林斯基在測量學院一共只教了幾個月的書。不久他又得到了從事文學活動的機會。這一次是在『莫斯科觀察家』<sup>①</sup>雜誌社工作，這個雜誌的出版是由伯林斯基的幾個朋友掌握在自己手中的，他實際上做了它的主編。他又重新埋頭於他所喜愛的活動。但是『莫斯科觀察家』不久也被禁止發行。伯林斯基遭到了非常的窘困，爲了掙錢糊口，乃於一八三九年秋遷居彼得堡，在那裏由克拉也夫斯基<sup>②</sup>的荐引，做了『祖國紀事』<sup>③</sup>雜誌的同仁。伯林斯基在那裏一直工作到一八四六年，並且以自己的文章使該雜誌躍居當時雜誌界的首席地位。伯林斯基的聲望在俄羅斯社會進步階層中被提得非常之高，因而他的名字也就成了反動份子懷恨的對象。

『祖國紀事』的出版人克拉也夫斯基極其無禮地剝削伯林斯基，利用他的才華和埋頭工作不計報酬的性格，要他一篇接一篇地撰寫一些速稿，強迫他寫一些毫無興趣可言的書，並且只付給批評家極少的一點稿酬。伯林斯基在一八四六年致蘇爾岑的信中訴苦說：『雜譯



上的急速稿件，像吸血鬼一樣吸乾了我的精力」，在另外一封信中談到克拉也夫斯基時說：「他不是人，是魔鬼……他已把我變成一個吹牛客、騙子、他的狗、他的名利雙收的鞑腳石……」。

從一八四六年起，伯林斯基轉到「現代人」雜誌社中去工作。可是他的精力已經耗損殆盡。伯林斯基衰弱的身體終為過度的工作所毀傷。在國外的療養旅行也無濟於事。伯林斯基於一八四八年六月七日與世長辭。

伯林斯基把他短促，但却非常有內容的光輝生命首先奉獻給了社會活動與文學活動。但是從踏上文壇的最初幾年起，直到他生命的最後一天為止，伯林斯基對教育問題也都是始終感到濃厚興趣的。他最後的一篇論文——他的「天鵝之歌」——就是一篇論兒童讀物的書評。伯林斯基曾經想寫一本專門論述教育的書，可是雜誌社奴役似的工作條件、重病與早逝不允許他完成這一宏願；這對於俄羅斯教育學真是一個極大的損失。

伯林斯基的實際教育活動，差不多只是當家庭教師，這在當時倒是很普遍的現象。正如我們已經談過的，伯林斯基在學校中從事教育工作的時間是很短促的。這首先是因為沙皇政府不願將教員席位給予因抗議農奴制度而被大學開除的人的緣故。

伯林斯基熱愛兒童，並且具有一種用自己的性格與懇切的對談去深刻影響自己學生的非